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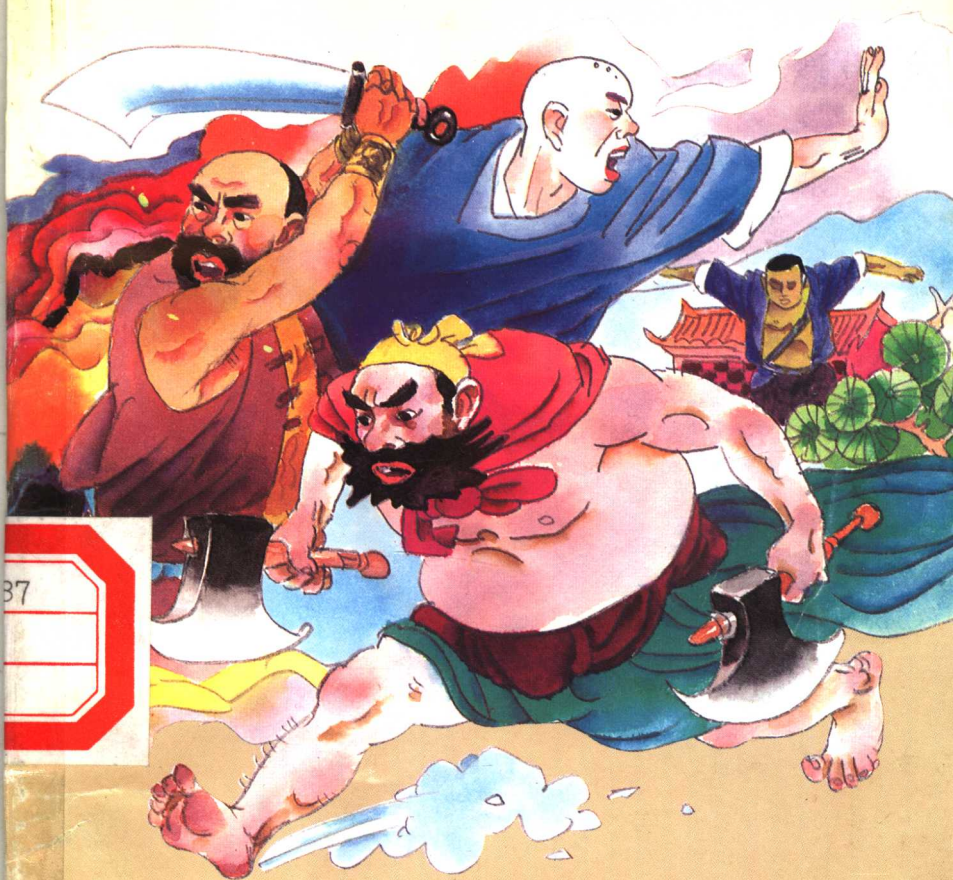
天 下 传 说 丛 书

TIAN XIA

WU FU

天下武夫

尹向登 编



广西民族出版社

4287
YD
C-1

●天下传说系列

天下武夫

尹向登 编

44B-2

广西民族出版社

(桂)新登字 02 号

天下传说系列

天下武夫

尹向登 编

责任编辑 苏兰清

封面设计 卢仲坚

内文插图 关文武

技术设计 蓝剑风

出 版 广西民族出版社

发 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

印 刷 中外合资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4 印张 80 千字

版 次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0 册

ISBN 7-5363-3204-1/I·830

定价:(套)40.50 元(每册 4.50 元)

目 录

大刀师长赵登禹.....	(1)
侠胆英雄.....	(4)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8)
三大力士斗妖魔	(14)
大战长坂坡	(22)
霍去病勇战匈奴兵	(28)
驰骋杀场一骁将	(32)
比武场神箭射双鹞	(37)
刘秀勇杀王莽军	(43)
朱仙镇大破敌阵	(47)
惩豪强勇担风险	(52)
揭竿而起	(56)
李显忠夜杀金兵	(61)
勇士	(68)
白衣渡江	(74)
众英雄攻打临阳关	(78)
英雄大战爱华山	(85)
抗战军人之魂	(92)

闹常州严惩巴山蛇	(94)
单刀赴会	(102)
会飞的将军	(106)
孙膑减灶战马陵	(109)
勇冠三军	(112)
智夺铁门寨	(115)
十三郎智擒巨盗	(121)

大刀师长赵登禹

1937年7月28日。北京，南苑。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之后，迅速向北京、天津周围大量增兵。同时限令驻守在北平的29军两天内撤出北平和附近地区。国民党政府和华北当局，看到乞求和解已经没有希望，才不得不下令29军抗击日军。

日军向苑平县城、南苑、北苑、衙门口、八宝山同时发动大规模的疯狂进攻。

132师师长赵登禹奉命到南苑统一指挥作战。

“把我的大刀带上！”赵登禹临行时吩咐传令兵。

“是！”传令兵小赵拿来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赵登禹摸摸刀刃说道：“又该你显威风了！”

说起这把大刀，它如同赵师长的影子，已经跟随他多年。赵登禹出生山东，豪爽侠义。自幼和兄长一起习武，功力过人。投奔冯玉祥将军后，深得冯玉祥将军的赏识，为冯玉祥将军作了六七年的贴身护卫。这把大刀经常带在他身边，稍有功夫，便舞将起来。只见一团白光，左闪右突。站在一旁的冯将军会哈哈大笑，连称“好功夫！好功夫！”

后来，赵登禹由排长、连长，一直提升到师长，这把大刀为他立了不少战功。1933年，日军铃木师团直逼长城要塞喜峰口，赵登禹率领部队抢先一步赶到，占领了两侧的高地

和长城一线的有利地形。刚刚部署就绪，战斗就开始了。仗打得十分激烈，古长城上的垛口失而复得就有二十多次。

激战两天后，赵登禹召集营以上军官会议，他把大刀往桌上一拍说道：“抗日救国，军人天职。只有不怕牺牲，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今夜我们摸到敌人的老窝去，杀他个措手不及……”说完作了周密的安排。

那天夜晚，月黑风高，雪片飘舞。赵登禹腰插大刀，亲率一团人马，经过潘家口，渡过滦河，绕到敌人后面的炮兵阵地和特种兵宿营地，对敌人发起突然进攻。赵登禹身先士卒，挥舞大刀，左砍右杀，如入无人之境。一个日军炮兵大佐，正在酣睡，赵登禹手起刀落，那小鬼子哼都没有来得及哼一声便见了阎王。这一仗杀了敌人好几百，摧毁日军大炮18门，还烧毁了敌人大量弹药粮草。大刀赵登禹从此威名大振，日本兵一听到他的名字，便想到他那片寒光闪闪的大刀，后脖梗直发凉。

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赵登禹师长带着那把寒光逼人的大刀来到了南苑，日军正以3个联队步兵、一个炮兵部队和30多架飞机，向南苑发起重点进攻。

赵登禹来到前沿，看到日寇在飞机炮火掩护下冲了上来，大刀一拍壕堦，吼道：“狠狠打！”一时间枪炮轰鸣，硝烟弥漫，日军伤亡一片。赵登禹挥起大刀，跃出战壕，率众和敌人肉搏起来，众将士一见师长如此骁勇，个个争先恐后，直杀得日军鬼哭狼嚎，倒退一里多路。

“拿酒来！”战斗间隙，赵登禹对传令兵说。

传令兵忙递上一小瓶酒，只见赵登禹把酒倒在大刀上，血水顺着刀尖，滴落在土地上。赵师长额上沁着豆大的汗珠：

“伙计，你又杀了好几个，敬你一杯！”

“报告！日军企图从大红门侧翼包抄我们，副军长阻击敌人支援我师已壮烈牺牲！”

“什么！”赵登禹心中的怒火一下就冲到了脑门，“命令部队向大红门集结，准备反击！”“是！”

南苑一带，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此时，天色已黑，空中威胁解除，为了夺回阵地，赵登禹大刀一挥，率队向大红门冲去。突然，几颗照明弹腾空而起，赵登禹和他率领的部队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日寇一阵扫射，赵登禹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师长！师长！”传令兵摇撼着他。“小赵，”赵登禹从昏迷中醒来，“军人战死沙场，适得其所，没有什么可悲伤的。回去告诉城里我娘，儿子为国而死，对得起祖宗。”说罢壮烈牺牲，那时他刚 39 岁。

传令兵一声怒吼，挥起师长的大刀，冲进了敌群……

（田 真）

侠胆英雄

战国末年，秦国的势力越来越大。公元前 228 年，秦将王翦大破赵军，在东阳俘虏了赵王迁，赵国灭亡。接着，秦军挥戈北上，大军直逼燕国南部边界。

燕国当时执政的是太子丹，他一听说秦军向燕国打来，便急忙去找一位名叫荆轲的勇士。这荆轲，原来是卫国人。他从小就喜欢读书练剑，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他曾经周游列国，结识了各国许多有名气的豪杰侠士，在当时诸侯各国中很有名气。后来，他流落到了燕国，结识了燕国太子丹。太子丹早年曾作为人质在秦国居住过，他对秦国要吞并六国，统一中原的意图早有察觉。但是，他知道，靠武力打败秦国，等于是用鸡蛋碰石头。于是他便想了个特殊办法——派刺客劫持秦王，迫使秦王停止进攻别国，交还已侵占的土地；如果他不答应，就杀掉他。太子丹明白：要完成这样一件带有冒险性的重大行动，必须选一名称职的勇士，于是他便看中了著名侠士荆轲。

荆轲对秦王利用暴力手段侵占他国领土也早就不满，但他总认为时机不到，虽然很早他就答应了太子丹的请求，但却迟迟没有动手。此刻他见太子丹急切地再次求自己，又听说秦军已威逼燕国南境，就同意太子丹的请求。但他告诉太子丹，此行必须要带两件礼物，一件是燕国督亢地图，一件

是秦降将樊于期的脑袋。

太子丹一听说荆轲要樊于期的脑袋，立时愣住了，他摇着头对荆轲说：“这，这可不行！”荆轲答道：“太子，不是荆轲有意难为您，樊于期原是秦军大将，自从他投奔您后，秦王对他恨之入骨，多次发出告示，说要重奖能取到樊于期头的人。所以，我去秦国，如果能带着樊于期的头和督亢地图，一定能取得秦王的信任，这样我才有可能接近秦王，好下手啊！”太子丹听了荆轲的话觉得有道理，可他还是不能狠心杀樊于期。

后来，此事传到樊于期耳中，他当着荆轲的面，当即拔出宝剑，说了声：“杀掉秦王，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快事。”说完，悲壮地自杀了。

公元前 227 年寒冬的一天，北风呼呼地叫着，荆轲把匕首藏在督亢图中，然后带着图和樊于期的头踏上了征程。他身后跟着一位名叫秦舞阳的随从，太子丹和一些大臣个个头裹白头巾身着白衣裳，为荆轲送行。

行至燕国边境易水，太子丹令众人摆上酒宴，然后首先举杯为荆轲敬酒。荆轲举酒遥望远方，他知道，此举关系重大，如果能遏制住秦王的扩张，不仅能挽救燕国，对其他六国也大有益处。当然，此行又非常危险，也许自己一去将不再生还。想到这，他昂起脖子把酒一饮而尽。这时，他的好友高渐离敲起了一种叫筑的古乐器，荆轲和乐高歌：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那歌声充满了悲愤、抑郁，在场的人无不涕泪俱下。

歌罢，荆轲猛地跳上车子，头也没回，带着秦舞阳向秦

都进发了。

几天以后，秦王政听说燕国派人把樊于期的头颅和督亢地图都送来了，十分高兴，于是便命令迅速在咸阳宫接见荆轲。

一天早上，咸阳宫中香烟缭绕，钟鼓轰鸣，秦王政特地穿上他最喜爱的大红色王服，一脸威严、得意的样子端坐在国王宝座上。大殿外戒备森严，两排手持长戟的武士威武地站在殿门两旁。这时，只见荆轲端着樊于期的头匣，秦舞阳捧着地图匣，两人一前一后地走进宫来。

宫里，大殿台阶上站满了文臣武将，他们个个神情庄严，秦王政那大红色王礼服在整个大厅中显得异常耀眼。秦舞阳看到秦朝堂上那么威严，不由得腿有些发抖起来，他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这时秦大臣中有一武将，突然大声喝道：“使者为什么变脸色？”

荆轲回头一瞧，秦舞阳的脸变得煞白，跟死人差不多。为了避免秦王产生怀疑，荆轲忙抬头对秦王镇静地说：“大王，舞阳是乡下粗野人，他从来没有见过大王的威严，免不了有点害怕，请大王不要见怪。”

秦王打量了一番秦舞阳，见他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又见荆轲态度从容，便没产生太大的怀疑。不过，他还是对荆轲说：“叫秦舞阳把地图给你，你一个人上来吧！”

荆轲很快从舞阳手里接过地图，捧着木匣献给秦王。秦王打开木匣，见果然是樊于期的头颅，十分高兴。他捋捋胡须，又对荆轲道：“把地图给朕打开，让朕好好看看。”

荆轲闻声忙献上地图，接着，只见他躬着身子立在秦王对面，然后不慌不忙地慢慢舒展地图，展着展着，突然，图

至尾端，一把亮闪闪的匕首显露了出来，秦王只顾低头看图，还没有来得及弄明白，荆轲猛的将匕首抓起，左手揪住秦王的衣袖，勇敢地刺向秦王。

别看秦王没有准备，但他毕竟是习过武艺的，此刻他猛地跳起身，挣脱掉荆轲的左手，飞步跑到了一根大柱子后面。荆轲毫无惧色，手持匕首追了上去。于是二人绕着朝堂的大柱子跑了起来。

由于秦国早有规定，没有命令，武士只能站在殿下。慌乱中，秦王没有发出命令，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搞蒙了，所以谁也没有动。这时站在一旁的秦王的御医，急中生智，突然把手中的药袋子对准荆轲猛扔过去，荆轲用手一挡，药袋飞在一边。然而，也就在这一眨眼的工夫，秦王拔剑向荆轲砍去。荆轲顿时左腿被砍断，鲜血飞溅出来，倒在地上。但他面色依然如故，手握匕首直向秦王政扔去。秦王往右一闪，那匕首从秦王耳边“唰”地飞过，“当”的一声，打在了大殿铜柱上，铜柱上立时火星迸溅。

这时殿下侍从一拥而上，荆轲大叫：“没杀秦王，荆轲终生遗憾。”秦王政大怒，举剑向荆轲刺去，荆轲被刺死了。众人又乱刀将秦舞阳砍死。

（姜 晓）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宋哲宗时，东京开封府有一浮浪破落子弟高俅，不务正业。因踢得一脚好球，受端王（即后来的徽宗）赏识。后被封为殿帅府太尉，此后依仗权势，祸国殃民。逼得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携母弃家，投奔延安府。王进徒弟史进往关西寻师父，在渭州结识了经略府提辖鲁达。又遇上师父李忠，三人十分高兴。

三人上到潘家酒楼上，拣个座儿坐下。鲁提辖坐了主位，李忠对席，史进下首坐了。酒保认得是鲁提辖，便道：“提辖官人，打多少酒？”鲁达道：“先打四角酒来。”酒保又问：“官人，吃什么下饭？”鲁达道：“问什么？但有，只管卖来，一齐算钱还你。”酒保下去，随即烫酒上来。三个酒至数杯，正说些闲话，较量些枪法，只听得隔壁有人哽哽咽咽啼哭。鲁达焦躁，便把碟儿、盏儿，都丢在楼板上。酒保听得，慌忙上来看时，见鲁提辖气愤愤的。酒保抄手道：“官人要什么东西，吩咐买来。”鲁达道：“洒家要什么？你也须认得洒家，却叫什么人在隔壁吱吱的哭，搅俺弟兄们吃酒。洒家又不曾少了你酒钱！”酒保道：“官人息怒，小人怎敢教人啼哭，打搅官人吃酒。这个哭的，是在酒座儿唱曲的父女二人。不知官

人们在此吃酒，一时间自苦了啼哭。”鲁提辖道：“可是作怪！你与我唤他来。”

酒保去叫，不多时，只见两个到来：前面一个十八九岁的妇人，背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汉，手里拿串拍板，都来到面前。

那妇人拭着眼泪，向前来深深地道了三个万福。那老儿也都相见了。鲁达问道：“你两个是哪里人家，为何啼哭？”那妇人便道：“官人不知，容奴告禀：奴家是东京人氏。因同父母来这渭州，投奔亲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母亲在客店里染病身故，父女二人，流落在此。此间有个财主，叫做镇关西郑大官人，因见奴家，便使强媒硬保，要奴做妾。谁想写了三千贯文书，虚钱实契，要了奴家身体。未及三个月，他家大娘子好厉害，将奴赶打出来。还叫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父亲懦弱，与他争执不得，他又有钱有势。当时不曾得他一文，如今哪讨钱来还他？没办法，父亲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儿，来这里酒楼上唱。每日但得些钱来，将大半还他。这两日酒客稀少，违了他钱限，怕他来讨时，受他羞耻。父女俩想起这苦楚来，无处告诉，因此啼哭。不想误触犯了官人，望乞恕罪，高抬贵手。”

鲁提辖又问道：“你姓什么？在哪个客店里住？那个镇关西郑大官人在哪里住？”老汉答道：“老汉姓金，排行第二；孩儿小字翠莲；郑大官人便是此间状元桥下卖肉的郑屠，绰号镇关西。老汉父女两个，只在前面东门里鲁家客店安下。”鲁达听了道：“呸！俺只道哪个郑大官人，却原来是杀猪的郑屠。这个混帐东西，这等欺负人！”回头看着李忠、史进道：“你两个且在这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厮便来。”史进、李忠抱住

劝道：“哥哥息怒，明日再理会。”两个三回五次劝住了他。

鲁达又道：“老儿，你来，洒家与你些盘缠，明日便回东京去如何？”父女两个告道：“若是能回乡去时，便是重生父母，再长爷娘。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郑大官人须着落他要钱。”鲁提辖道：“这个不妨事，俺自有道理。”便去身边摸出五两来银子，放在桌上，看着史进道：“洒家今日不曾多带些出来，你有银子，借些与俺，洒家明日便送还你。”史进道：“值什么，要哥哥还。”去包裹里取出一锭十两银子，放在桌上。鲁达只把十五两银子与了金老，吩咐道：“你父女两个将去做盘缠，一面收拾行李，俺明日清早来，发付你两个起身，看那个店主人敢留你！”金老并女儿拜谢去了。

鲁达三人再吃了两角酒，下楼来叫道：“主人家，酒钱洒家明日送来还你。”主人家连声应道：“提辖只顾自去，但吃不妨，只怕提辖不来赊。”三人出了潘家酒肆，到街上分手，史进、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鲁提辖回到经略府前下处，到房里，晚饭也不吃，气愤愤地睡了。主人家又不敢问他。

再说金老得了这 15 两银子，回到店中，安顿了女儿。先去城外远处找下一辆车，回来收拾了行李，还了房宿钱，算清了柴米钱，只等来日天明。当夜无事。次早五更起来，父子两个先打火做饭，吃罢，收拾了，天色微明，只见鲁提辖大踏步走入店里来，高声叫道：“店小二，哪里是金公歇处？”小二道：“金公，提辖在此寻你。”金老开了房门，便道：“提辖官人，里面请坐。”鲁达道：“坐什么？你去便去，等什么？”金老引了女儿，挑了担儿，作谢提辖，便待出门。店小二拦住道：“金公，哪里去？”鲁达问道：“他少你房钱？”小二道：“小人房钱，昨夜都算还了。还欠郑大官人典身钱，着落在小

人身上看管他哩！”鲁提辖道：“郑屠的钱，洒家自还他。你放这老儿还乡去。”那店小二哪里肯放。鲁达大怒，张开五指，去那小二脸上只一掌，打的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复一拳，打下当门两个牙齿。小二爬将起来，一道烟跑向店里去躲了，店主人哪里敢出来拦他。金老父女两个，急忙离了店中，出城自去寻昨日找下的车儿去了。且说鲁达寻思：恐怕店小二赶去拦截他，且向店里拿条凳子，坐了两个时辰。约莫金公去的远了，方才起身，径到状元桥来。

且说郑屠开着两间门面，两副肉案，悬挂着三五片猪肉。郑屠正在门前柜身内坐定，看那十来个刀手卖肉。鲁达走到面前，叫声“郑屠。”郑屠看时，见是鲁提辖，慌忙出来道：“提辖恕罪。”便叫副手搬条凳子来，“提辖请坐。”鲁达坐下道：“奉着经略相公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见半点肥的在上头。”郑屠道：“使得，你们快选好的，切10斤去。”鲁提辖道：“不要那等腌臢厮们动手，你自与我切。”郑屠道：“说得是。小人自切便了。”自去肉案上，拣10斤精肉，细细切做臊子。

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头，正来郑屠家说报金老之事，却见鲁提辖坐在肉案门边，不敢上来，只得远远地立住，在房檐下望。这郑屠整整地自切了半个时辰，用荷叶包了道：“提辖，教人送去。”鲁达道：“送什么？且住！再要10斤，都是肥的，不要见些瘦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郑屠道：“刚才瘦的，想是府里要包馄饨，肥的臊子何用？”鲁达睁着眼道：“相公下旨，吩咐洒家，谁敢问他？”郑屠道：“是公用的东西，小人切便是了。”又选了10斤实膘的肥肉，也细细的切做臊子，用荷叶包了。整弄了一早晨，那店小二哪里敢过来，就

连那要买肉的主顾，也不敢过来。郑屠道：“叫人与提辖拿了，送到府里去。”鲁达道：“再要10斤寸金软骨，也要细细的剁做臊子，不要让我些肉在上面。”郑屠笑道：“却不是特地来消遣我！”鲁达听罢，跳起身来，把两包臊子拿在手里，睁眼看着郑屠道：“洒家特地要消遣你！”把两包臊子，劈面打去，却似下了一阵肉雨。郑屠大怒，忿气从脚底直冲到顶门心头，从肉案上抢了一把剔骨尖刀，腾地跳下来。鲁提辖早拔步在当街上。众邻舍并十来个伙计，哪个敢向前来劝。两边过路的人都立了脚，和那店小二也惊呆了。

郑屠右手拿刀，左手便来要揪鲁达，被这鲁提辖就势按住左手，赶上去，向小腹上只一脚，腾地踢倒在当街上，鲁达再上一步，踏住胸脯，提着拳头，看着这郑屠道：“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镇关西！你如何强骗了金翠莲？”扑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鲜血迸流，鼻子歪在半边，却似开了个油酱铺，咸的，酸的，辣的，一发都滚出来。郑屠挣扎不起来，那把尖刀，也丢在一边，口里只叫：“打得好！”鲁达骂道：“还敢应口！”提起拳头来，就眼眶际眉梢只一拳，打得眼棱缝裂，乌珠进出，也似开了个彩帛铺，红的，黑的，绛的，都绽将出来。两边看的人，惧怕鲁提辖，谁敢向前来劝。郑屠当不过讨饶。鲁达喝道：“你是个破落户，若是和俺硬到底，洒家倒饶了你；你如何对俺讨饶，洒家偏不饶你。”又只一拳，正打在太阳穴上，却似做了一个全堂水陆的道场，磬儿，钹儿，铙儿，一齐响。鲁达看时，只见郑屠挺在地下，口里只有出的气，没了入的气，动弹不得。鲁提辖假意道：“你这厮诈死，洒家再打。”只